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反华言論

(內 部 讀 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 內 部 讀 物 •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反华言論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圓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五) 1.90 元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14\frac{1}{2}$ · 字数 338,000

1965年12月第一版 1965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統一书号 3003·761

出版者說明

自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3 年 7 月 14 日給各級党組織和全体黨員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有一些国家共产党的領導屈从苏共領導的指揮棒，进行了猖狂的反华宣传运动。据不完全的統計，到 1964 年 7 月，已經有六十个党发表了各种各样的反华材料，其中包括这些党的中央的決議、声明和公报，主要領導人的报告、講話和文章以及党报党刊的社論等等。这些言論，象苏共領導和苏联报刊的反华言論一样，信口开河，造謠誣蔑，内容荒謬絕伦，言詞粗野恶毒，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使我們的黨員，我們的人民，了解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了解这些党的領導怎样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們現在象出版《苏联报刊反华言論》一样，将这些党的主要反华言論輯为专集，陸續分册出版，以供讀者閱讀利用。

本书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自 1963 年 7 月 15 日至 1964 年 10 月 14 日的材料，共計七十六篇。书中的小标题、异体字和着重記号等等，都是原文发表时就有的。

目 录

《紅色权利报》社論：

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們团結的坚定不移的基础·····	1
埃夫任·帕隆齐：	

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节譯)·····	13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3 年 7 月 19 日就 苏共中央致苏联各級党組織和全体共产党員的公开 信发表的声明·····	23

《紅色权利报》社論：

我們坚定地捍卫着国际主义团結的旗帜·····	30
《党的生活》杂志社論：	
坚定不移地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則而斗争·····	34

《紅色权利报》：

奇怪的邏輯的繼續·····	38
伊瑞·霍赫曼：	
同“狂人”坐在一条板凳上·····	41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授权捷克斯洛伐克 通訊社发表的声明：	
我們完全支持苏联的和平政策·····	45
《紅色权利报》社論：	
苏联共产党——先鋒队、朋友和战友(节譯)·····	50

安托宁·彼特里納：	
希望最初的牺牲者也是最后的牺牲者(节譯)·····	52
弗朗基舍克·哈夫利切克：	
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問題·····	54
M·馬德爾：	
广島大会和它的阴影·····	67
弗朗基舍克·哈夫利切克：	
現时代与国际工人階級的策略·····	69
《紅色权利报》評論性报道：	
中国政府发言人的声明摘要·····	86
茲德涅克·布拉达奇：	
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88
《紅色权利报》社論：	
明确的政策——安全的保证·····	104
捷克斯洛伐克通訊社关于新华通訊社布拉格分社的通知·····	109
伊瑞·亨德利赫：	
社会主义的成就是革命发展的强大因素·····	111
揚·弗拉納：	
巩固和平的重要步驟(节譯)·····	119
《紅色权利报》：	
誰有理由憤慨？·····	123
安托宁·諾沃提尼 1963 年 8 月 31 日向高等軍事学院	
毕业生的讲话：	
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我們时代的根本問題	
(节譯)·····	126
阿历山大·杜布切克：	
自給自足还是社会主义合作·····	128

弗朗基舍克·哈夫利切克：	
最迫切的任务——防止世界热核战争·····	133
弗拉基米尔·考茨基在捷国民議会上的发言	
(节譯)·····	151
帕維尔·馬霍宁：	
社会主义社会和階級斗争·····	153
· 安托宁·諾沃提尼 1963 年 9 月 22 日在布尔諾捷苏友好	
大会上的讲话：	
我們是为和平共处而斗争的列宁主义政策一貫的	
拥护者(节譯)·····	169
雅洛斯拉夫·馬杰伊卡：	
現时代的性质是怎样的·····	171
茲比涅克·馬雷克：	
为了和平，为了社会主义·····	182
茲比涅克·馬雷克：	
十四年以来·····	187
弗拉基米尔·彼得：	
爭取和平的斗争和社会主义的新胜利	
(节譯)·····	190
埃夫任·帕隆齐：	
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	200
《党的生活》杂志社論：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鋒队(节譯)·····	210
茲德涅克·姆利納士：	
全民国家——列宁主义的概念(节譯)·····	214
弗拉基斯拉夫·弗拉納：	
裁軍和反帝斗争·····	218

弗朗基舍克·克拉托赫維爾：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反对个人迷信的

斗争和忠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方针…………… 235

弗朗基舍克·克拉托赫維爾：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列宁主义方针的

意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249

弗拉基米尔·克雷赫列尔：

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节译)…………… 265

雅洛斯拉夫·克諾布洛赫：

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之前…………… 267

《紅色权利报》社論：

团结为和平而斗争的力量(节译)…………… 271

《新思想》杂志社論：

属于全体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节译)…………… 272

米洛斯拉夫·莫茨：

现实(节译)…………… 274

伊瑞·霍赫曼：

在亚非人民团结理事会会议上谈了些什么(节译)…………… 275

《紅色权利报》記者报道：

亚非人民团结理事会阿尔及尔会议结束(节译)…………… 277

安托宁·諾沃提尼 1964 年 4 月 5 日在中斯洛伐克州

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在党和人民牢固的团结中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

进一步发展而斗争(节译)…………… 280

《党的生活》杂志社論：

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287

《紅色权利报》社論：

本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团結起来…………… 295

弗拉基米尔·考茨基 1964 年 4 月 3 日在捷科学院全体

會議上的講話：

党的科学和意識形态工作(节譯)…………… 300

捷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形势的声明…………… 301

茲德涅克·布拉达奇：

在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結起来…………… 305

——团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弗拉基米尔·考茨基 1964 年 4 月 21 日在捷共中央、捷共

布拉格市委会和中捷克州委会举办的紀念列宁誕生九

十四周年晚会上的报告：

学习列宁，在每天的工作中发展他的遺訓(节譯)…………… 314

弗朗基舍克·哈夫利切克：

我們时代的主要矛盾和中国首領們的民族主义理論

(节譯)…………… 320

《紅色权利报》社論：

战斗的国际主义和内部团結的节日(节譯)…………… 330

伊瑞·弗拉涅克：

将会来的……！(节譯)…………… 331

弗朗基舍克·哈夫利切克：

誰正在走上分裂的道路…………… 332

楊·沃依吉克：

不体面的干涉方式…………… 349

安托宁·諾沃提尼 1964 年 5 月 28 日在捷共工厂党組織

主席全国代表會議上的报告：

把为实现捷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決議的一切力量

团結起来(节譯)…………… 355

米洛斯拉夫·施奈德：	
兄弟党譴責中共領導人的分裂活動……………	363
波胡斯拉夫·拉什托維奇卡 1964 年 6 月 17 日在波兰	
統一工人黨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我們完全贊同蘇共的立場(節譯)……………	370
約瑟夫·列納爾特 1964 年 6 月 23 日在捷新選出的國民	
議會會議上的報告：	
政府聲明(節譯)……………	371
拉基斯拉夫·托馬謝克：	
宗派主義的哲學論據……………	372
雅洛斯拉夫·季維士：	
談中共領導今天的行徑的某些原因……………	386
瓦茨拉夫·霍拉克：	
中共的“三面紅旗”政策……………	394
阿·彼特里納：	
奇怪的撮合……………	409
《紅色權利報》社論：	
中國的首領們正在加劇挑釁……………	412
茲比涅克·馬雷克：	
廣島和東京……………	417
《紅色權利報》社論：	
爭取團結的不可推卸的責任(節譯)……………	420
安托寧·諾沃提尼 1964 年 8 月 27 日在歡迎蘇黨政代表	
團的捷蘇友好大會上的講話：	
同蘇聯的友誼是我們的最大保證(節譯)……………	424
安托寧·諾沃提尼在蘇捷聲明簽字儀式上的講話(節譯)……………	426

《紅色权利报》社論：

牢不可破的友誼的证明(节譯)..... 427

尔：

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反对沙文主义..... 428

《紅色权利报》社論：

国际會議的迫切性..... 433

安托宁·諾沃提尼 1964 年 9 月 21 日在铁托举行的宴会

上的讲话(节譯)..... 437

安托宁·米哈雷克：

在兄弟般的团結中(节譯)..... 438

波胡斯拉夫·拉什托維奇卡在紀念第一国际一百

周年晚会上的讲话：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今天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节譯)… 440

米：

中国人民的节日..... 444

安托宁·諾沃提尼 1964 年 10 月 2 日在匈捷友好大会上

的讲话：

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友誼和合作是牢固的并正在

順利地发展着(节譯)..... 446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我們團結的 堅定不移的基礎

《紅色權利報》社論

昨日在刊登中共中央(今年6月14日)致蘇共中央信的同時，我們刊登了一個特別重要的文件——蘇共中央致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的公開信。

這個文件是在富有特點的情況下發表的。眾所周知，蘇共中央在今年1月建議停止由於中國同志的罪過而在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發生的公開論戰，中國同志從1960年以來就公開地攻擊蘇共及其他共產黨。這一停止在報刊上的公開論戰、不公布觀點上的分歧和不使中共同其他共產黨之間的關係尖銳化而是在共同的會議上實事求是地判斷情況的建議，曾受到所有黨的歡迎。同時也就蘇共和中共代表舉行會談達成了協議。

但是，滿嘴口頭保證，說他們最關心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的中國同志，卻採取了只能夠把它看作是有意識地企圖加深觀點上的分歧和為同志式的會談——分歧可能在這些會談中消除——設置新的障礙。就在已經達成關於蘇共和中共代表在莫斯科舉行會談的協議，並已指定了代表團和確定了會談日期的時候，幾乎是在會談的前夕，他們出乎意料地發表了一封信，在這封信中——我們的每個讀者對它都可以作出客觀的判斷——對蘇共和其他共產黨提出了新的指責。

甚至在这种情况下蘇共也曾經認為有必要不予以公開答復——無論如何在會談沒有結束以前要這樣——而是先在會議上

闡述自己的观点。这是审慎的决定，它证明苏共中央为防止形势尖锐化和分歧的加深而作出明确的、绝对真诚的努力。但是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同志的这种克制态度和他們避免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論战尖锐化的真诚努力，作了奇怪的解释。他們重新攻击苏共，并把苏共中央的忍耐态度說成是軟弱，把它在目前的情况下避免冲突的努力几乎解释为蓄意掩盖中国领导人的观点。他們完全不顾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友好关系的准则，甚至完全违背国际惯例地开始在莫斯科及苏联的其他城市非法地散发自己的信。不仅如此，他們开始把这封信同其他侮辱各兄弟党的文件一起在全世界散发，并用捷文也在我們这里散发。当向他們的官方人士指出这种行为是不能容許的时候，他們曾示威性地宣称，他們认为繼續散发这封信是自己的权利，中共中央 7 月 10 日的新声明也确认了这种权利。

这一切都迫使苏联同志公开地予以答复，首先是向自己的党組織和自己国家的全体党员介紹事实情况。已不能够再继续沉默下去了。中国同志开始为所欲为地行事了，就好象其他党只是为了在这里听取他們喋喋不休的劝告和他們向整个世界革命运动籠統地和断然发布的指示。

如果有人提出好的建議，最終还是需要听取他的。但是每个只要讀过中共中央 6 月 14 日的信件的人，感到吃惊的不仅是它的傲慢声調，它的不加选择的詞句，对现实及客观事实的毫不顾忌，它粗暴地对苏共及其他共产党提出的最荒唐的指責，而且首先直接惹人注目的是，它不断地強調“革命路綫”，反对“有些人的”莫須有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路綫。最后他們还把一切解释成似乎今天只有中国同志（同他們一起的还有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众所周知，較长时期以来他們已在大声地說出中国同志不好意思說出口的东西）自己始終不渝地捍卫“革命路綫”，似乎整个共产主

义运动都主张所谓的“机会主义的路綫”。

凡是讀过中共中央的信的人，都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問題：这种沒有根据的批評和誹謗意味着什么。要知道，这封信的作者，甚至于在进行“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这种指責之后也沒有停止誹謗。

* * *

情况表明——在苏共中央的信中以完全实事求是的方式，并在心平气和的、深刻的理論論据的基础上证实了这一点——这远远不是某种經院哲学式的爭論，不是在給这些或那些概念下定义时产生的分歧，不是对这种或那种提法的不同理解，而是关系到各国人民最切身利益和当前生命攸关的問題。正如苏共中央信中所指出的，这是战争与和平問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和发展的問題，这是与个人迷信思想和实践作斗争的問題，这是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問題。

对所有这些問題，苏共中央都重新表示和闡述了自己的列宁主义概念，这些概念是完全与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解释相吻合的。苏共中央的信，是苏联同志以心平气和讲道理的方式，为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不移的基础上解决分歧問題而努力的新的证明，它再次证实，苏共在闡述自己的观点的同时，首先致力于克服观点分歧和为我們的运动的牢固团結創造前提。

首先关系到的是战争与和平問題。无论这是怎样地会使人感到难以置信，但对中国同志來說，爭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是某种可以推迟到明天，可以用一般性的声明应付过去的次要的东西，是某种他們认为甚至违背革命运动利益的东西。对他們說来，为阻止热核战争和使帝国主义者不致挑起这种战争而作的努力，是某种和“机会主义”及“修正主义”等同的东西。說什么有人不断地过高估計氫弹——据他們看来这只是“紙老虎”——的力量，說什

么有人由于害怕这些炸弹而在帝国主义者面前“让步”和“投降”！说什么有人把和平共处看作“包罗万象、不可思议的天书”和从而想回避“斗争”！说什么有人离开阶级的革命立场，因为他致力于消除战争，致力于全面彻底裁军，说什么由于这而阻碍革命斗争！

对共产党人来说，争取和平的斗争从来也不是对侵略者的和平主义让步。今天，在世界上没有人怀疑苏联在击退帝国主义侵略者方面的技术和全面准备。我们的人民也在准备着抵御对我们自身的进攻。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中国同志怎么能这样地歪曲我们争取和平的斗争的意义呢。

中国同志同时为他们的观点未被理解而感到惊奇。正如他们所强调的，他们不是反对和平，而是捍卫革命斗争的意义，捍卫与“现代修正主义者”进行斗争的头等意义。但是问题在于，他们把这一斗争作为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的和平努力的论据。他们的主要努力在于证实全面彻底裁军的尝试是“幻想”，证实关于在将来有可能避免战争的看法是“幻想”，证实苏联政府为了确保世界和平而建议的所有具体措施都是“幻想”，因而他们对和平斗争的意义的一般性承认，是空洞的，并且激起——让我们坦率地说——人们对于表示承认这点的人的诚意的一定怀疑。特别是，与此相伴随的是关于“在死亡的帝国主义的废墟上”的“美好的将来”的奇谈。

在苏共中央的信中，对他们的这种立场给予了明确的分析。同时指出对革命运动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冒险主义的理解是这种立场的根源。

中国同志强调说，和平共处不能代替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也完全是这样看的。但是关于在“死亡的帝国主义的废墟上”的“美好的将来”的议论与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阶级斗争有什么联系呢？为什么这种斗争——如果它正好是阶级斗争的话——应该意

味着是各国人民“对于应在热核武器的火焰中死亡的帝国主义的胜利呢”？中国同志习惯了只谈武装起义形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也不能使这种形式的斗争依附于原子炸弹。更不能允许只谈阶级斗争，而不考虑这种斗争正在那里进行着的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观点。如果估计这些国家的劳动者将为自己选择这样的开展斗争的形式，即这种斗争形式会导致群众性地毁灭人们的生命、使他们的国家遭致毁坏，而后某人在这些国家的废墟上建设“美好的将来”，这是荒谬的。就是我们的劳动者——他们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去捍卫革命的果实和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也不能同意这种假革命的前景。

对未来的想象，能使某些人激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完全令人不能理解的是，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能把对共产主义未来的到来的设想，与热核战争的恐惧联系起来，“输出世界革命”的冒险主义企图必将导致这种战争。一切关于“机会主义”的指责，以及全部关于某人“怕死”的阴险暗示（我们想提醒，在这方面这不是偶然的攻击，而是一贯性的运动，不久前它曾迫使我们对关于说什么“背叛了”伏契克的遗训的“现代胆小鬼”的侮辱性议论作了答复）只能有这种意义，即削弱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攻势，将国际革命运动带到冒险和孤注一掷的虚假的轨道上去。

当然，只有对群众的革命力量，对社会主义的力量丧失了信心的人，不相信掌握了政权和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能力的人，在世界上正在壮大着的社会主义的任务的复杂性面前投降的人，才会这样行事。列宁曾强调指出，只要至少建立起几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以及工人阶级的国家越出了民族的边界，那么这些国家就将逐步地对整个世界的政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的关于这一影响的具体内容的言论也是人们熟知的，即列宁写道，“……我们是用自己的经济政策对国际革命给以主要的影

响……在全世界范围内斗争已转到这个方面来了。”这番话是在1921年说的。对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如列宁所预言的那样——确实正在开始对世界的发展起着决定性影响的今天，该怎么说呢？那些今天在每一个局部问题上都小心翼翼地引证列宁的言论的人，但在原则性的看法上，却令人奇怪地对列宁的指示和思想视而不见。

当然，这不是偶然的。情况表明，中国同志不相信革命的前景，不相信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有能力在经济竞赛中打败资本主义，不相信我们思想的力量。苏共中央的信在谈到他们的这种立场时说：“他们想通过另一些在他们看来更为近便的途径来更快地实现革命。但是，胜利了的革命能够以人民的劳动，并且只能够以人民的劳动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诚然，这是不容易的，尤其是革命如果是在继承了过去经济不发达的遗产的国家中进行的。但是，苏联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令人信服地表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实行正确的领导，就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就能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事物的逻辑是铁面无情的。当中国的领导人踏上与他们所独特理解的“机会主义”作斗争的道路上时，他们不能不陷入到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某些基本要求以及同党的领导的列宁主义原则的矛盾之中。为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进行辩护的顽强努力和他们在这面对二十大路线的攻击是与他们的整个态度相联系的。

整个国际革命运动都把二十大的列宁主义方针作为自己的方针——中国领导人自己当时也曾经强调过它的无限意义——这不仅因为它对国际革命运动现阶段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这次代表大会所揭露和谴责的斯大林个人迷信，曾有自己的

国际性的后果。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成了在所有共产主义的和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活动中彻底恢复列宁主义原則的起点。国际革命运动为自己今天的强大发展而感激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通过揭露个人迷信和恢复列宁主义的原則，各国共产党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增长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威望提高了。但中国同志装着好象这是相反似的。他們攻击苏共綱領，攻击它的根本思想，并力图用反对全民国家和反对苏联的全民性质的理論性攻击作为自己的“反机会主义的”战士的立場的根据。

他們不顾社会的发展，不顾在苏联早已消灭了剝削階級以及正在建設共产主义的苏联社会是友好的社会主义階級——工人和农民以及知識分子——的社会这些事实，想把“階級斗争”强加于苏联的社会。尽管他們这样努力地去論证在苏联階級斗争的必要性，但他們完全忘記了解决这样重要的問題，如在共产主义建設的条件下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問題。

苏共中央的信还談到一系列其他的問題。例如世界各种革命潮流的联系和相互关系的問題。这首先指的是国际革命工人运动——当前指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資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无疑，这两个世界运动之間的正确关系是战胜帝国主义的主要条件之一。

中国同志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忘記強調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場。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們正好在这个問題上离开这种立場。在他們看来，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也不是国际工人階級的斗争，而是民族解放运动。正如苏共中央的信中所确切指出的，中国同志显然想用这种輕而易举的方法討好某些国家的人民。他們的立場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階級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但这对民族解放运动本身來說是非常危險的。